



后备箱的温暖

朱志刚

过年的味道依然黏在老家大门两旁的红色对联上,柴灶间浓郁的烟火气还萦绕在屋梁,我返程的行囊便已在父母无声的念叨里,悄悄堆成了小山。这几年,回老家过年不用再抢票赶车,方向盘稳稳握在自己手里,可返程的脚步反倒比以往平添了几分踟蹰。这一切,只因为我身后那两道来自白发父母依依不舍的目光,他们从我进家门那一刻开始,就在默默计算着相聚与别离还有多少日子。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里,都是与生俱来的舐犊之情,每一个动作里,都是扯不断、理还乱的万般牵挂。

俗话说“三六九,往外走”,冀中平原的大年正月初六,天刚蒙蒙亮,料峭寒意包裹着晨雾漫进院子,父母却早已起了床。柴房里的灯光先一步刺破夜色与雾气,暖黄的光晕温柔地映着两位老人忙碌的身影,幻化成这个离别清晨最动人也是最戳心的风景。母亲系着那条洗得发白却干净平整的围裙,佝偻的身子在灶台与储物间来来回回,走个不停。她手里紧忙活的是刚熏好的腊味,油光锃亮的肉皮上还凝着油脂,带着柴火慢熏的烟火醇香。她每裹一层保鲜膜,都像是在把满心的牵挂多缠绕一分,唯恐路途遥远,让母爱打了折扣。父亲来到院子的水泥地上,把提前准备给我带走的東西一一归置整齐。父母两人默契得无需多言,只有细碎的脚步声在清晨的静谧里起起落落,敲击出满心的离愁和不舍。我倚在门框上劝了又劝:“爸、妈,别什么都带了,城里超市什么都能买到,新鲜又方便,不用费劲折腾。”母亲头也没抬,手依旧在飞快地翻找着,好像搬家一样,她语气里虽满是不容置疑的笃定,眼底却藏着细碎的温柔:“外头买的东西哪有家里的实在?少了咱灶台上的烟火气,也少了咱一家人吃惯的味道。这酱牛肉是我年前自己做的,路上饿了就着热馒头吃最顺口,也最顶饱。”

父亲始终没有说话,只是低着头,默默地把一篮子土鸡蛋小心码进纸箱,每一个鸡蛋底下都垫着柔软干燥的稻草,那是他前一晚特意摸黑去柴房翻找出来的。那稻草铺得真叫一个均匀厚实,生怕路途颠簸磕坏了蛋壳。他一直记得我小时候就特爱吃炒鸡蛋,那是家的味道。父亲花白的鬓角沾了些许细碎的草屑,晨光落在他微驼的背上,把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,岁月在他肩头压出的弧度,在这一刻显得格外清晰。他随手又往纸箱缝隙里塞了几包母亲手工擀的面条,细白的面条裹在干净的密封袋里,塑料袋上有母亲手写的“煮时少放盐”五个字,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。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细致,是藏在岁月里的

疼爱。

我的汽车后备箱不算小,平日里装些行李,物件绰绰有余,可此刻却经不起父母这般细细填塞、密密牵挂。自家菜园里刚摘的青菜还挂着晨露的清新,叶片上还沾着湿润的泥土气息,母亲清早起来一棵棵择洗干净,仔细晾干水汽后扎成小捆,整整齐齐码在后备箱一侧,生怕挤坏了菜叶;刚进腊月就着手腌的豆瓣酱、萝卜干,被妥妥地封装在干净的玻璃罐中,瓶口缠着紧实的红绳,那是母亲特意从抽屉里翻出的红布条,说看着喜庆,也能封得更严实,不容易坏。还有一袋子用自家种的麦子磨的面粉,颗粒细腻,带着谷物天然的清香。一大包晒干的葵花籽,颗颗饱满。连我儿时最爱吃的花生糖,都被母亲用红纸仔细包了一层又一层,悄悄塞进了后备箱最角落的位置,怕它被其他物件压破,坏了我的惦记的甜。母亲一边往后后备箱塞东西,一边絮絮叨叨地叮嘱,声音轻轻柔柔,却字字入心:“青菜放冰箱能吃好几天,不用总想着出门买菜,省点时间多歇歇;自家的面粉蒸馒头最筋道,比外头买的蓬松好吃;葵花籽闲时剥着解闷,别总盯着手机屏幕伤眼睛。”细碎的话语回响在清晨的寒气中,一字一句暖得我鼻子发酸,心里泛起阵阵柔软的涟漪,真应了那首诗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,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

父亲搬到最后一箱东西,是母亲提前几天就忙着蒸好的黏豆包和年糕,软糯香甜,还带着蒸笼的余温,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。他试着关上汽车后备箱时,箱盖却因为物件装得太满微微翘起,合不上缝隙。他没有丝

毫不耐烦,弯腰俯下身子,小心翼翼地规整后备箱的东西。他把腊味、卤味等往中间拢了拢,把那袋白面往最里面面挪了挪,又轻轻按压了一下装年糕的箱子,生怕用力过猛压坏了吃食。他反复调整了三四遍,直到所有东西都摆放稳妥,才终于听到“咔嗒”一声轻响,后备箱稳稳扣严实。父亲站起身,随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,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笑,仿佛是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。那一瞬间,他眼角的皱纹在晨光里愈发深刻,那是岁月赋予的印记,也是慈祥的痕迹。我懂得,这些寻常不过的吃食,都是他们能给予我的最好的东西,是藏在烟火气里最浓的惦念,是说不尽道不完的爱和母爱。

临上车前,母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不肯松开,那一刻,我再次深深体会到了母子连心。母亲温热的掌心带着常年劳作磨出的厚茧,粗糙却格外温暖。她一遍遍反反复复地叮嘱,语气里满是放心不下:“慢点开车,别赶时间,路上车多,尤其是高速上,一定要多注意安全。累了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,别硬撑,身体最要紧。到了家,一定第一时间报个平安,我们好放心。”我一把抱住了母亲,她的眼眶有些泛红,眼底的不舍藏都藏不住,却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,怕我看见心里会更难受。随即她转身快步从屋里拿出两包提前装好的坚果,不由分说塞进我手里,再次嘱咐道:“路上吃点零食解解闷,别饿着,也别光顾着开车忘了吃东西。”父亲站在一旁,依旧是沉默寡言的模样,目光却直直地落在我身上,那里面依然满是不舍、牵挂和担忧,还有藏在眼底说不出的放心不下。他半晌才缓缓地抬起手,轻轻拍了拍车门,声音带着几分沙哑,只挤出几个字:“路上小心。”那叮嘱虽语句简短,却重得砸在心头,让我心潮澎湃,久久难以平复。

我发动车子,缓缓驶出院门,生怕车速太快惊扰了这份难得的静谧,也不想太快离开父母的视线。摇下车窗,我回头与父母挥手告别,两人就那么静静站在门口不肯离去,任由我的身影在视线中渐渐变小。母亲的手一直不停地挥舞着,嘴里好像还在说着什么,风太大、距离太远,我听不清具

体的话语,却能读懂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份真情。父亲的目光也是始终追着车子,一寸寸不肯松开,像是要把我的身影刻进眼底,刻进心里。我盯着后视镜望了许久,直到画面彻底模糊,心里忽然空落落的,像被抽走了一块,只剩下满心的酸涩与温暖,在人稀的乡村公路上交织着、蔓延着。

途经服务区,我停车打开后备箱拿点东西,午后的阳光透过缝隙洒进去,照亮了满满一箱的牵挂。我看到东西最上面放着一张粉色的纸,写满了父母给我带的东西的名字,那是昨晚母亲戴着老花镜一一列出的“母爱清单”。青菜依旧鲜嫩脆爽,叶片上的光泽还在;腊味的香气透过保鲜膜愈发浓郁,钻进鼻腔里,尽是家乡的味道;手工面条依然散发着浓郁的麦香。妻子走过来,默默注视着我,她和我一样深深懂得这满满一后备箱,装的不只是简单的吃食,而是父母那份深沉的爱。后备箱再大,也装不下父母的不舍和牵挂,那些藏在缝隙里的温暖,那些溢出行囊的惦念,是父母给予子女的最厚重、最珍贵的馈赠和疼爱。我们长大以后,总是忙着奔赴远方,忙着追逐自己的生活与梦想,忙着在陌生的城市扎根立足,忙着应付生活里的一地鸡毛,却常常忽略了身后那两道永远追随着我们长大的目光,忽略了家里那盏永远为我们亮着的灯,也忽略了父母日渐苍老的容颜。如今,我们开车返程,少了抢票赶车的匆忙,多了行路的从容,可父母的牵挂,从未因归程的便捷而减少分毫,也从未因距离的遥远而变淡半分。

这后备箱里的温暖,是牵挂的味道,是父母的温度,是无论我们走多远、身在何方,都能安心停靠的港湾,更是行囊再满也盛不下的深情。这份温暖,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严寒,足以照亮我们风雨兼程的坎坷之路,足以在每一个疲惫不堪的时刻,给予我们砥砺奋进的力量。愿我们都能读懂这份深沉的爱,珍惜这滚烫的温暖,别总说来日方长,要知道岁月不等人,常回家看看,多陪陪父母,多听听他们的唠叨,别让父母的牵挂,在漫长岁月里等得太久太久,别让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